



The History of Now

恰好在某个时候，生活在某个小镇，



黑色的 我的花朵

〔美〕丹尼尔·克莱因 著
蒋剑峰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黑色的 我的花朵

〔美〕丹尼尔·克莱因 著

蒋剑峰 译

The History of Now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色的我的花朵/[美] 克莱因著;蒋剑峰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14.11

ISBN 978-7-5442-7460-9

I. ①黑… II. ①克…②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426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9-089

THE HISTORY OF NOW by Daniel Klein

Copyright © 2009 by Daniel Klein

Copyright licensed by The Permanent Press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黑色的我的花朵

[美] 丹尼尔·克莱因 著

蒋剑峰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葛建亭

特邀编辑 强 梓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9.5

字数 259千

版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7460-9

定价 37.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序幕

尽管当时还没有专门的法律保护少年犯的身份，但那位在一八九二年纵火点燃梅尔维尔大厦的少年却未被记录在案。他的名字早已湮没在世人的记忆中。人们唯一知道的，是这小子在被捕前又一把火烧掉了铁路大街上的麦考利烟草公司和一个位于胡萨托尼克的马厩。他最终被送到波士顿的教养院。然而，正如对安葬在阿灵顿公墓的无名战士一样，当地民众对这个格兰德维尔的无名纵火犯却有着一股近乎敬佩的特殊情感。在他们眼中，小男孩是一个邪气凛然的守护者，他单枪匹马，用火把照亮了格兰德维尔小镇壮丽而辉煌的复兴之路。

细看过梅尔维尔大街和中央大街交界处那块花岗岩奠基石的人，都知道四巨头的名字，他们组成的商业财团令梅尔维尔大厦重获生机。纽约实业家杰伊·M·科斯格罗夫，每年他都会去邻近的莱诺克斯小镇的乡间别墅度过炎炎夏日；以赛亚·史密斯，科斯格罗夫的朋友，耶鲁大学毕业，现从事银行业；威廉·W·沃茨，出生于英国的地产商；汉斯·奎里纳斯·德弗里斯，四巨头中唯一一位格兰德维尔本地人，原是德弗里斯服装厂的老板，但他的服装厂已与其所在的木结构建筑一起，在熊熊火焰中化为灰烬。

一九九三年，从三月到十一月，四巨头每周日下午（除复活节外）都会相约碰头，探讨对未来商业形势的看法。科斯格罗夫在乡下有一栋名叫

“思危居”的别墅。别墅的房间多达二十个，他们议事的地方通常安排在那个生有火炉的书房。但这九个月里至少有三次，四人选择在德弗里斯位于格兰德维尔登云路的住所会面。那是一套荷兰殖民时期的六室公寓，比科斯格罗夫的别墅要简陋得多。尽管地方略小，德弗里斯家的点心却是科斯格罗夫家的厨师望尘莫及的，或许除了他们的进口白兰地。原因很简单，在德弗里斯家，掌勺的是女主人弗朗索瓦丝。

弗朗索瓦丝是法裔加拿大人，操着一口加拿大法语。她在厨艺方面极具天赋，又十分勤勉。聚会时，她会先端上一盆生蚝以示欢迎，紧接着是一盘浇有蒜味蛋黄酱的油煎多春鱼，然后是杂碎肉饼和炸丸子。第二次在德弗里斯家聚会是一个冬日的午后，尽管离晚饭还有好几个小时，弗朗索瓦丝却为四位规划师奉上了六只配着美味松露的鹌鹑。

果然，这位身材娇小、眼睛乌黑发亮的女主人有着自己的计划。当时，梅尔维尔新大楼刚刚落成，于是，她热切地希望在这栋用宾夕法尼亚出产的罗马砖和白色大理石建成的防火建筑里添加一座剧院。不是那种交谊厅附带的舞台，而是一座大剧院，一座能够媲美位于魁北克圣洛兰街的国家大剧院的建筑。弗朗索瓦丝只进过一次国家大剧院，但这一次却令她刻骨铭心。当然，弗朗索瓦丝让她的丈夫提出这个提议。于是，每当汉斯提及此事，她都会手捧一盘令人垂涎欲滴的珍馐美味，奇迹般地从厨房出现。

一开始，科斯格罗夫、史密斯和沃茨对此不闻不问。剧院就是个投资的无底洞。格兰德维尔是一个居民不到六千的小镇，在这六千人中，至少有一半还吃不起牡蛎，更不用说买票看戏了。倘若一出戏备受欢迎，或许还能吸引到斯托克布里奇、莱诺克斯，甚至奥尔巴尼的观众。但这样的戏，多久能有一次？一年一次，还是两次？商铺、酒馆、办公楼，或是一间挨一间的小旅馆才是他们投资二十万美金的利润所在！

弗朗索瓦丝端着一盘浇有肉豆蔻味荷兰酸辣酱的清蒸芦笋走进来。她一边唱着歌，一边将芦笋舀到每个人的盘子里。她不是轻哼着主妇们喜欢

的欢快小调，而是放声高歌《妮尔·格温》^①中的选段“新教徒婊子”。她的低音唱腔是向莉莉安·罗素学来的，一种银铃似的颤音。就连汉斯也不曾听过妻子如此充满激情的演唱。最后，弗朗索瓦丝以激动人心的高音C（在原谱中可以不唱）结束了演唱。片刻的安静之后，是长达一分钟的掌声。杰伊·科斯格罗夫拿起吃芦笋的叉子，敲了敲自己的啤酒杯，示意大家安静一下。“我建议把剧院命名为‘凤凰剧院’。”他说。

这只是故事的众多版本之一。在另一个版本中，弗朗索瓦丝加入“德·弗里斯沙龙”，用柔和的颤音唱着《潘赞斯的海盗》^②里的唱词：“主人，主人，不要离开我！听我说完再走！”而扮演弗雷德里克的科斯格罗夫低声轻和：“不忠的女人，我如此信任你，你却欺骗了我！”这场景有些荒谬，吉尔伯特的唱词在当时极其粗鄙下流，更不要说在一个新英格兰家庭的周日午后沙龙里演唱了。但是，不管唱没唱，根据保存在格兰德维尔历史协会的会议记录，在那个十一月的星期天，他们一致通过了提议，将剧院建造在梅尔维尔大厦较高的一侧，与大厦相邻，但独立于主建筑。此外，出于显而易见但不附带任何评论的原因，剧院被命名为“凤凰剧院”，这是人们在拐弯抹角地向那位无名纵火犯致敬。

为了这家剧院，科斯格罗夫专门挑选了一位来自皮茨菲尔德的建筑师。他设计过皮茨菲尔德的一家大银行，和“思危居”里那个酷似鸟笼的温室。但令德弗里斯夫妇沮丧的是，这位名叫卡尔·克洛普的建筑师从未设计过剧院。初次会面时，弗朗索瓦丝甚至怀疑这位白净的建筑师是否进过剧院。当然，德弗里斯夫妇无力反对科斯格罗夫的选择。弗朗索瓦丝的愿望已经基本实现，他们绝不想冒险反对科斯格罗夫的选择。此外，尽管汉斯是梅尔维尔项目董事会的四位成员之一，但他的实际投资还不到这四分之一的四分之一——仅是一笔来自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的六千美元理赔款。董

① 《妮尔·格温》是由罗伯特·普朗凯特作词、H. B. 法尔涅作曲的三幕歌剧。

② 《潘赞斯的海盗》是由亚瑟·沙利文作曲、W. S. 吉尔伯特作词的描写海盗生活的双幕歌剧。

事会其他三位成员都是绅士，他们从来不提（至少不会当面提起）德弗里
斯那相对较小的份额。但毫无疑问，这无形中限制了汉斯对决定提出异议
的权利。

听！弗朗索瓦丝再一次从舞台侧面登场了。但这次，她既没有柔声细
语，也没有引吭高歌，她带来了一张火车票。为了实现自己的纽约剧院之
旅，她小心翼翼地攒下了一笔钱。如今，她用这笔钱从佛蒙特和加拿大铁
路公司买了一张本宁顿与魁北克之间的往返票。弗朗索瓦丝本想与克洛普
一同前往，但即使是思想开放的她也觉得这个主意略显不妥。因此，她安
排住在魁北克的未婚表妹卡米拉担任克洛普先生国家大剧院之行的导游与
翻译。

事实打消了弗朗索瓦丝的疑虑。卡尔·克洛普不但细致地绘制了多
张关于那座法国文艺复兴风格的优雅剧院的画——上面还有许多天妇罗
的残渣，还在现场绘制了国家大剧院的等比图样，作为凤凰剧院的样板。
包括科斯科罗夫在内，所有人都对克洛普的勤勉印象深刻，也惊异于
他工作时澎湃的激情。克洛普从魁北克回来后，几天之内，除了弗朗索
瓦丝之外，所有人都收到了卡米拉的来信。信中，她以动人心弦的法式
散文体，描绘了她与那位白净的美国建筑师在芳堤娜城堡饭店的云雨
之欢。

总的算起来，凤凰剧院的建筑成本是大厦其余部分的两倍以上。但是，
就连最粗俗的格兰德维尔农夫都看得出来，凤凰剧院无疑是梅尔维尔大厦
王冠上的宝石。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格兰德维尔日报》这样描述
凤凰剧院：“全国最现代的剧院之一。规模上，她绝不逊于那些所谓的都
市大剧院；设施和装潢上，她无与伦比。”自那场臭名昭著的大火后，时
隔八年，凤凰剧院向公众敞开大门，剧院先进的防火措施令人惊叹——石
棉的幕布，自动灭火装置和安全出口比比皆是。正如它令人惊叹的尼罗绿
和洛可可风格的装饰一样。

然而首演当晚，一抹阴影掠过石棉幕布。挂幕没几周，汉斯·德弗里

斯就染上肺炎去世了。当晚，在管弦乐队调音完毕，喜歌剧《乐土》^①的序曲奏响之前，科斯格罗夫站在舞台中央，请求在座的观众默哀一分钟，向他们挚爱的同事表示深切的哀悼。当然，演出照常进行。弗朗索瓦丝在卡米拉和卡尔·克洛普的陪伴下，身着仿维多利亚女王制式的黑色丧服，坐在前排中央。

在这个距离新世纪仅剩两个月的晚上，用铜牌标记着1到1000的座位座无虚席。事实上，当晚的观众不仅仅来自斯托克布里奇、莱诺克斯、奥尔巴尼，还有来自波士顿、纽约，甚至魁北克的——虽然只有卡米拉一人。首演剧目《乐土》由当红明星德伍尔夫·霍珀^②担纲，拥有一百名演员的强大阵容。和纽约的演出相比，《乐土》在这里收获了更多的欢笑、泪水和热情的掌声。那段时间，凤凰剧院连续六天场场爆满。

新梅尔维尔大厦要想出手手中的办公间和商铺并非易事。这栋三层建筑依旧富丽堂皇、光明洞彻，但即使是在《乐土》以及一个月后登上凤凰剧院舞台的“全明星杂耍秀”的高票房诱惑下，梅尔维尔大厦仍然闲置了三分之二。

杂耍秀再次由霍珀先生担任主角。他与魔术师J. 沃伦·基恩^③合作，朗诵了《神速凯西》^④（凭着这一力作，霍珀在六十岁时依然稳稳地站在舞台上）。皮尔斯和罗斯林演唱了独幕小歌剧《斗牛士》^⑤。喜剧舞蹈演员是拉尼耶小姐与戈迪耶小姐。“全明星杂耍秀”的上演为梅尔维尔的投资者们带来了转机。

杂耍秀第二晚，剧院的包厢里坐着一个名叫比利·加农的人。他出生

① 《乐土》是由 W. S. 吉尔伯特和吉尔伯特·亚瑟·贝克福特创作的一部喜歌剧。

② 德伍尔夫·霍珀（1858—1935）：美国喜剧演员、歌手。

③ J. 沃伦·基恩（1879—1945）：杂耍明星，美国魔术家协会最早的成员之一。

④ 《神速凯西》是美国诗人欧内斯特·泰尔于1888年创作的一首以棒球为主题的诗歌。

⑤ 《斗牛士》是一部流行于20世纪初的双幕音乐喜剧。

于爱尔兰科克郡，来自波士顿。他脸色红润，留着两撇八字胡。他在大西洋彼岸奋斗了十年，从捡垃圾做到酒吧伙计，又从伙计做到南波士顿酒吧老板。为了聆听德伍尔夫·霍珀朗诵大力凯西的英勇事迹，加农特意乘坐火车，然后转乘客车赶到格兰德维尔小镇。这趟旅程没有令他失望。中场休息时，他从剧院出来，在梅尔维尔大街旁点燃了一支雪茄。在寒风侵骨的一九〇〇年三月这个夜晚。他有了个重大发现：放眼望去，竟没有一家酒吧。的确，在不远处铁路大街的街角，酒吧比比皆是，但这些酒吧与自己在波士顿开的那家大同小异——吵闹、肮脏，啤酒四处流淌，还散发着恶臭。此外，挤满酒吧的都是身着工作服、嚼碎的烟叶十次有九次都吐不进痰盂的大老粗。但加农注意到，凤凰剧院的观众完全不一样。较之于狂饮啤酒，他们更喜好啜饮红酒；能够承担，也乐于花费半个银元来享用杂碎和湖鱒。接下来一周，加农用自己的酒吧作担保，从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贷了五百美元，启动了凤凰酒吧的计划。乔治·M·柯汉主演的《笙歌满伦敦》^①在凤凰剧院首演的那个晚上，凤凰酒吧正式开张。当晚，顾客纷至沓来，十点不到店里的鱒鱼已全部售罄。

仅几个月后，一家温馨气派的过境酒店也崛起而起。紧接着，裁缝店、烟草店、酒庄接踵而来，填满了梅尔维尔大厦的底层。梅尔维尔大厦的上层曾经只有两名医生（其中包括一名牙医）、两名律师和一名房地产商，如今却接连入驻了一家打印店、一家美发店、一个电报局，以及其他十几家企业，其中一些企业，像菲兹西蒙斯德国铁器公司，还披着一层神秘而可疑的面纱。到一九〇一年元旦，梅尔维尔大厦已经满负荷运转，为科斯格罗夫、史密斯、沃茨以及德弗里斯寡妇创造着丰厚的利润。无疑，这巨大的成功正始于凤凰剧院。

现在，让我们跟随一场又一场涌入小镇并登上凤凰剧院大舞台的表演，

^① 《笙歌满伦敦》是由美国作家亚瑟·古德里奇创作的一部以英美文化冲突为主题的喜剧。

加快步伐。铺张华丽的《阳光意大利》；约翰·菲利普·苏萨^①和他嘈杂不休的乐队；艾迪·佛伊^②主演的《伯爵与姑娘》^③；艾德·怀恩^④的狂欢夜，“一场俏皮、轻佻、奔放而欢乐的节日庆典，姑娘、音乐、布景、服装、舞蹈，甚至艾德·怀恩先生本人，均令人叹为观止”。同时我们也发现，黑脸剧“普利姆罗斯的滑稽表演”^⑤从开场到谢幕，始终没有受到当地黑人小团体的公开反对。这个团体包括一名地下铁路^⑥运动参与者的后代。她年轻聪明，她的儿子日后成了一名执着热诚的教育家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终身会员。

终于，随着流动性戏剧表演的成本愈来愈高，票价日益昂贵，观众逐渐萎缩。十年飞逝，接着又是一个十年。我们仿佛坐在积满灰尘的包厢，快进着演员们的表演。德弗里斯寡妇接受了比利·加农的求爱，为他生了个儿子，取名菲利普，与汉斯的儿子埃米尔成为同母异父的兄弟。加农去世后，菲利普接管凤凰酒吧，并把牡蛎、香槟、纽约牛排和香煎洋葱加入菜单中。看到此处，我们不禁鼓起掌来。但是当埃米尔锁上了凤凰剧场舞台两侧那六间宽敞的化妆间，垂头丧气地在包厢前用帆布搭起一个三面包围的帐篷，将一台全新的爱迪生维太放映机放入其中时，我们又不禁扼腕叹息。

但这份叹息很快便烟消云散。放映机的大功率灯泡射出一道白光，齿轮咬合，链轮转动。然后，在埃米尔悬挂在舞台上的黄褐色亚麻床单上，出现了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小个子。他身着丧服，头戴高礼帽，却不时恶作剧地用拐杖把溜冰者一个接一个钩倒。一切看起来既庄重又滑稽。

①约翰·菲利普·苏萨（1854—1932）：美国作曲家、军乐队指挥，被誉为“进行曲之王”。

②艾迪·佛伊（1856—1928）：美国杂耍演员、喜剧演员。

③《伯爵与姑娘》是由英国词人珀西·格林班克作词、比利时作曲家伊凡·卡吕尔作曲的一部两幕音乐喜剧。

④艾德·怀恩（1886—1966）：美国喜剧演员。

⑤“Minstrel”是始于19世纪初美国的白人扮演黑人以嘲讽黑人为目的的滑稽歌舞表演，常被称为“黑脸剧”。普利姆罗斯即乔治·普利姆罗斯，创立有黑脸歌舞乐团。

⑥“地下铁路”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废奴主义者把黑奴送到自由州、加拿大、墨西哥，以至海外的地下交通网。

我们笑得前俯后仰，似乎完全忘记了成百上千身着戏服的歌剧演员、需要由两匹骏马才能拉动的缤纷华丽的舞台场景、乐池中由纽约的小提琴手与当地的铜管乐手和鼓手一起组成的管弦乐队。在埃米尔更换胶卷的短暂停顿之后，幕布上又出现了两位面容冷峻的骑士骑着白色的骏马朝着我们飞奔而来。我们不由自主地在座位上拼命蜷缩身体，内心充满了激动和惊异。这魔法超越了我们曾在舞台上见过的任何表演。卡尔·克洛普精心绘于舞台前部的尼罗绿花饰就如同他本人一样，渐渐消失在黑暗之中。十几年前，卡尔·克洛普离开格兰德维尔小镇，在维蒙特州蒙彼利埃独自安了家。蒙彼利埃位于皮茨菲尔德和魁北克中间。有关这两地的美好回忆，勉强支撑着卡尔的余生。

一九二六年，凤凰剧院重新挂牌，正式更名为凤凰电影院。在埃米尔的经营下，凤凰电影院再一次成为娱乐圣地，远至斯克内克塔迪和斯普林菲尔德的观众也被它所吸引。他们来到凤凰电影院，是为了《巴格达窃贼》、《一个国家的诞生》，是为了《福尔摩斯二世》里的巴斯特·基顿^①、《淘金记》里的卓别林。为了满足那些仅耳闻过或仅在书上读到过前线鏖战的人，凤凰电影院特意把约翰·吉尔伯特主演的《战地之花》搬上了银幕。当晚，影院座无虚席。

埃米尔娶了萨莉·伯顿，来自新马尔伯勒的波特家的孪生姐妹之一。埃米尔凭借影院取得了成功。他和萨莉在格兰德维尔郊外买了二十英亩农田，建造了一座有十五个房间的希腊复兴式庄园。在那儿，他们养育了九个孩子：五个女孩、四个男孩。五个女孩全部嫁在本地，头三个儿子在伍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毕业后都成了律师。三兄弟不是定居在波士顿，就是在纽约。小儿子温德尔是个健壮结实的大个子，他从未离开过格兰德维尔小镇，也从未想过离开。

^①巴斯特·基顿（1895—1966）：美国默片时代的演员及导演，以“冷面笑匠”著称，主要作品有《福尔摩斯二世》、《将军号》。

温德尔从七岁起便在电影院帮父亲干活，卖票，分发维塔格拉夫明星卡片。卡片的正面印有海伦·加德纳、里欧·德莱尼这样的电影明星，反面印着由他的祖母弗朗索瓦丝所作的、题为《格兰德维尔颂》的三组抑扬格对句。十三岁时，温德尔已能够一手卷烟，一手娴熟地把胶片装进影院新购入的最先进的布伦克特 BX-80 型放映机。

温德尔沉迷于这一切：把胶片装上放映机；在银幕右上角打出提示更换胶卷的圆圈水印；悄无声息地准确更换好胶卷；眯起眼睛，透过放映室六英寸大的小窗户，看着下方带有玻璃斑点的银幕上的影像。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位魔术师，只要一挥手，主演《双重赔偿》的麦克莫瑞和斯坦威克，或者主演《卡萨布兰卡》的鲍嘉和褒曼便会奇迹般地在眼前出现。如果说一部电影以好莱坞的摄影棚为起点，那么，温德尔的工作便是它的终点。他的重要性绝不逊色于加利福尼亚的一切工作。温德尔对这份工作的艺术性倒没什么幻想。但有时，比如在连续看十八遍《卡萨布兰卡》之后，在对着口形说出鲍嘉的每一句台词之后，在完美无瑕地模仿鲍嘉的每一个动作之后，温德尔也会思考，一个人需要拥有多高的艺术修养，才能成为一名电影演员。

温德尔想不出自己有何理由去上大学，有何理由离开格兰德维尔。他知道自己天职，他知道这份天职就在格兰德维尔，而他要娶的女孩也在这里。

女孩名叫比阿特丽斯·科斯格罗夫。对，和那位与温德尔的祖父汉斯一起投资梅尔维尔大厦的杰伊·M·科斯格罗夫来自同一个家族。但对比阿特丽斯和杰伊来说，这种巧合的意义微乎其微，对于双方的家庭，尤其是比阿特丽斯那一边更不值一提。比阿特丽斯是杰伊·科斯格罗夫的侄孙女。按当地的标准，比阿特丽斯的出身与杰伊的直系后代同样高贵。但是，无论按照什么标准，比阿特丽斯的美貌都是杰伊的直系后代望尘莫及的。她儿时的家略小于“思危居”，就在它的隔壁。

温德尔四平八稳地从格兰德维尔的公立学校毕业。唯一的亮点，是他

当过高中橄榄球队的截锋。比阿特丽斯与他不同，她上的是伯克夏师范学校，毕业后又被送往安多弗的艾波特学院继续深造。像她的母亲和外祖母一样，她注定要去威尔斯利学院^①，倘若那年平安夜她没有坐在凤凰电影院的倒数第二排观看《金玉盟》。

事情发生在一九五七年。当时，比阿特丽斯在艾波特学院的朋友，格温多琳·费耶特坐在她身边。费耶特从佛罗里达棕榈滩来，到格兰德维尔与比阿特丽斯一家共度寒假。两个女孩儿都盘着当时流行的法式发髻，穿着用大号黄铜别针别牢的苏格兰格子裙和打褶的无领衬衫。金色的圆形胸针被两人大胆地别在了靠近衬衫皱褶被胸部微微撑起的地方。两人都坚信，加里·格兰特如同梦幻。

在她们身后的放映室里，温德尔正一边抽着好彩牌香烟，一边读着埃德娜·文森特·默蕾^②的十四行诗集。这本诗集是他准备送给姐姐玛丽的圣诞礼物。他已足足看了十一遍《金玉盟》，因此，当天出门的时候，他带上了这本已经包好的诗集。为了打发两次胶卷更换之间的时间，手头有什么温德尔便读什么，包括每次跟着胶片一起送来的《银幕》杂志，或是姐姐借给他的诗集。尽管温德尔所受的教育相对不高，但他对诗歌的鉴赏力似乎与生俱来。读到“如果我偶然地发现 / 你走了，却不再回来”时，温德尔忽然听到放映室外传来一声忧伤的轻叫。他朝银幕看去，发现黛博拉·寇尔在前往帝国大厦顶楼与加里·格兰特会面的途中被一辆汽车撞倒了。

每到这一扣人心弦的桥段，温德尔都听到发自女性之口的惊叫。当时，或许是因为女孩哀怨婉转的呜咽和默蕾回肠九转的诗句融合在了一起，温德尔情不自禁地从舒适的椅子上站起来，一步步走到放映室门前，打开门，

①威尔斯利学院是一所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于1875年，地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城西的小镇威尔斯利，为美国七姐妹学院之一。

②埃德娜·文森特·默蕾（1892—1950）：美国抒情诗人、剧作家，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普利策诗文学奖的女性。

寻找那个呜咽的女孩。他一下子就发现了比阿特丽斯，因为那一刻，她正泣不成声。出于尴尬，她背过脸，用袖子擦干泪水。再一次，或许是因为默蕾，温德尔看到这个哭泣的女孩时，被彻底感动了。于是，他来到比阿特丽斯的身后，俯下身，低声对她说：“结局很圆满。”

比阿特丽斯大吃一惊，备感尴尬。有那么一瞬间，她愤怒地盯着温德尔的双眼，但很快便把头转向银幕。温德尔回到放映室，正好赶上把最后一卷胶片换上。他合上诗集，感觉自己像个傻瓜。但仅仅半小时后，片尾字幕已从银幕上淡出，温德尔正把一盘盘胶片按顺序放好准备倒片，门口传来一阵轻柔而急促的敲门声。是比阿特丽斯，她低着头，目光落在双手紧紧攥在身前的小提包上。

“谢谢你。”她温柔地说，“很抱歉，如果我……”

“我不是故意捣乱的。”温德尔答道，“我只是觉得你……心情不太好。”

“是的。”

“对不起。”

“谢谢。”比阿特丽斯说着，把驼绒外套披在身上，朝着她的朋友走去。

温德尔迫切地想挽留她一会儿，便不假思索地对她喊道：“真的！结局真的很圆满！”比阿特丽斯嫣然一笑，离开了。

三天后，故事片《冷暖人间》上映。这部电影生动地揭露了新英格兰小镇居民光鲜背后的懦弱人生。胶片盒上还印有官方声明：《冷暖人间》是一部极具现代风格的电影，毫无畏惧地对现实人物作了真实的描写。该声明甚至还援引了一位纽约评论家的话——这部电影“是对过去十年里一直毒害好莱坞电影的卡普拉式浪漫主义的当头一棒”。在温德尔看来，一切都是胡说八道，《冷暖人间》顶多是一部搞笑肥皂剧。比起卡普拉的《生活多美好》，它显得既虚伪，又无趣。今晚，温德尔仅仅看了一遍便感到有些厌烦，于是他又拿起书。这次是哥哥赛斯送给他的礼物，阿特·林克莱特的畅销书《人小鬼大语惊人》。读到现在，他觉得这本书并不比《冷暖人间》更有趣，他多么希望自己手中依然拿着默蕾的十四行诗聊以自慰。

放映室下方，佩顿镇的医生迈克尔·罗西吟咏着：“我吻你，你吻我。这是爱情，不是肉欲。这是爱情，不是情欲。你应该知道两者的不同。”

温德尔突然听到放映室的窗外传来一阵嘲弄般的窃笑。他立刻认出了这个声音。是比阿特丽斯，她依然坐在倒数第二排，这次却是独自一人。温德尔迅速走出放映室，走到她身后。

“后面更糟糕。”他低声道。

她转过头，莞尔一笑。

他们相爱了。

出于各种陈旧的观念，比阿特丽斯的父母表示反对，因此两人私奔了。比阿特丽斯放弃了威斯利学院，两人在鲍德大街租了一套两间房的公寓。五年后，他们在这里迎来了刚出生的女儿弗朗希丝。当时，《艾玛姑娘》正在凤凰电影院上映，震耳欲聋的声音从新投入使用的立体音响中传来。

温德尔和比阿特丽斯这对鸳鸯却注定各奔东西。结婚不到十年，比阿特丽斯便对丈夫宣布，她“终于清醒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嫁给一个胸无大志、仅仅期待着终有一天能够经营一家地方影院的放映员并不能满足她。抚养弗朗希丝期间（一开始在鲍德大街的公寓，后来在与另一家人合租的、马哈维大街上的一间改造房子里），比阿特丽斯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经常一天一本。向温德尔提出离婚前的那一年里，比阿特丽斯所读的书大都以女性的困境为主题，其中还包括一本《第二性》。这本书是她邮购的，一到晚上便藏匿在梳妆台里。离婚后，比阿特丽斯带着弗朗希丝搬回了她父母位于莱诺克斯的农庄。然而，弗朗希丝却争取每一个机会跟父亲在一起。

那是一九六八年春。在汉普顿夫人的练功房上完芭蕾舞课之后，六岁的弗朗希丝·科斯科洛夫·德弗里斯穿着粉色的芭蕾舞裙和Keds帆布鞋，沿着中央大街往下走，在与梅尔维尔大街的交汇处，她停下来等待红灯变绿。接着她穿过马路，朝着凤凰电影院走去。一进入影院，她便朝放映室喊：“爸